

堅

瓠

集

堅瓠秘集卷之五目錄

更定文章九命

必然偶然

陳蔡相譏

王侯本

歎令傳野倩

夢中語兆

采錦

胡抄材定變

焚牘獲全

白水銅印

辭閭君酒

八百丁

大子射郎

七字勾向左

小兒傷臂

總是一家

鹽場土豪

汪司馬與人

平嶺

燭淚汚頂

縫婢陰

僕號墨文

人生各異

鳥翼韋兒

卧水得魚

判股療疾

大黃療時疾

封木石鳥獸

放龜

燕塑像

兩係官銜

聖火聖水

存孤封爵

豫讓施金

立橋除道

柳敬亭

狄梁公善鍼

蘇石異飲

正直爲神

慢神致禍

沈家怪異

佛像動泣

正啼禳鬼

厄并

舞態

汾陽新建

駙馬

楚齊二王異好

揚妃心經

佛面刮金

部郎厚德

鴨卵河魨子

蜈蚣珠

牝牡珠

裕

壓油

葫蘆棗

詩蛆詩牛

籤訣

三十六言

洗字去硃法

堅瓠秘集卷之五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更定文章九命

昔王弼州先生創爲文章九命一曰貧困
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貶
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
殆有所感而爲是論仁和王丹麓先生以
爲天下後世盡泥此言豈不群視文章爲

不祥之莫大者誰復更有力學好問者哉
因反其意爲更定九命一曰通顯二曰薦
引三曰純全四曰寵遇五曰安樂六曰榮
名七曰壽考八曰神仙九曰昌後各引古
人往事以實之頓令覽者有所歆羨云

必然偶然

新安張山來先生憶聞錄吾邑某生從某
師讀書山中一日徒問其師曰讀書欲何

爲師曰爲科第也某曰科第亦偶然耳安
可必乎師曰讀書以博科第乃必然者何
謂偶然後師徒二人同登賢書各建一坊
師題曰必然弟題曰偶然歷年旣久必然
者圯于地而偶然者尙無恙云

陳蔡相識

歙邑陳元弼與蔡昭遠論文陳云所苦腹
中無料耳蔡卽其語譏之云陳元弼腹中

無料陳卽答云蔡昭遠背上有文或詢其故曰君不記山節藻稅註乎蓋戲其姓也

王侯木

歛有精於星學者偶遺矢于野忽聞地上作爆響聲視之則土中迸出萌蘖卽以此時之干支推之乃王侯命也因留記爲驗後里人建張睢陽公廟以此木雕神像果王侯云

歙令傅野倩

崇正乙亥義烏傅野倩先生巖以名進士
來令吾邑善政頗多偶記其軼事數則鄉
民有割肝療其親者諸生以其孝公舉于
庭公笑謂之曰此子旣已割肝又煩諸兄
來必復破肺矣蓋譏諸生之受賂也試童
子時有方顯者以宦牘求前列公見其名
笑云方顯得文章有用童對云盆足徵天

地無私公笑而取之又有鄉先生詣公庭
言事頗似枉法公不聽鄉先生望公紗帽
戲云老父母好高冠官公曰不是官高祇
因髮法重蓋公饒髮因高其紗帽云

夢中語兆

泰興季因是先生寓庸蓄女優數輩倩名
師教授必飲以痿陽之劑乃聽爲師一日
女徒語其師云我輩作此等事不審將來

若何結果師云此非若輩所宜言越年餘
先生語優師云吾夢中見一聯若使人人
能結果除非樹樹不開花不知何所兆優
師無以對先生有園名樹樹園一歲園中
並無一花優師忽憶夢中句及女徒所詢
結果語知主人當不久人間矣未幾先生
果死女優遂散

宋錦

錦向以宋織爲上泰興季先生家藏淳化
閣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錦裝其前後錦之
花紋二十種各不相犯先生歿後家漸中
落欲貨此帖索價頗昂遂無受者獨有一
人以厚貲得之則揭取其錦二十片貨于
吳中機坊爲樣竟獲重利其帖另裝他紵
復貨于人此亦不龜手之智也今錦紋愈
出愈奇可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矣

胡梅林定變

胡梅林先生 宗憲家僕中有有功健兒二
人力萬鈞人不能近其一犯公令欲斬之
禁獄中其一自度苟殺彼必且及我遂謀
弑主有知之者密以語公次日公適當生
辰諸子謂此賊必乘此行事盍不受賀公
曰此示怯也其受賀如故吾自可辦賊因
密授諸將計及期帳下以次行酒及此僕

公急語之曰汝素有大功吾前欲斬某侯
汝爲請卽釋之欲以爲汝榮也汝何久不
言乎僕聞此語不覺感動泣下拜曰某初
不敢言不謂主公厚我如此也公曰吾當
爲汝赦之今吾生辰汝輩可痛飲必大醉
爲樂僕果大醉乃並前僕斬之公之不動
聲色而定變于倉卒類如此

焚牘獲全

胡梅林以總制開府于浙有幕客謂胡公
某受公惠久無可報稱今嚴相國勢且敗
敗則蔓延及其黨公必不免今爲公計當
以厚幣伴函薦某于彼爲記室彼必重用
某某暇時凡公有片紙隻字必爲公匿而
焚之嚴雖敗公無患矣胡公然之如其計
行及嚴敗胡公果無累云

白水銅印

歙邑西村名萃墟有某之先世微時來揚
拔其戚屬途拾一銅印文爲白水至揚州
戚屬各助以貲置質庫中故衣戲以銅印
鈐之獲息殊厚未鈐印者初無人問也亦
以印鈐之則售經年貿易貲且數倍於所
助自後凡有所爲必以銅印從事卒以鹽
筴起家號其業曰泉蓋合白水二字而爲
言也迄今子姓仍以泉爲號云

辭閻君酒

明代有一善人死閻君邀飲至則見爲筵
者四首爲僧次爲道士又次爲善人主席
則閻君也坐定閻君舉卮屬僧飲僧合掌
念佛不肯飲閻君亦不之強也次及道士
道士拱手亦不肯飲次及善人善人自念
彼二人皆不飲吾寧敢獨飲乎亦辭之不
飲如是者三閻君起立拱手向三人請行

三人以次行至一處如井狀聞君拱手向僧請下僧趺坐而下次及道士道士立而下次及善人不覺首先入井及下則已托生人間矣自念奇異秘而不言長而求所謂僧道杳不可得後舉進士例爲縣令往吏部掣籤見冢宰坐堂上儼然冥中道士狀也熟視再四冢宰忽呼曰汝在此乎曾憶冥間事否曰憶之特不敢言耳問曾見

同席僧乎曰未之見也冢宰曰我若見之
當以語汝汝若相見亦當語我時某掣得
河南某縣令到官後謁藩王王固冥間同
席僧也一見卽驚喜曰汝來此乎曾識我
否曰識之王曰曾見同席道士乎曰卽今
吏部尙書某也觀此則闔君之酒乃俗所
謂迷魂湯耳

八百丁

歙邑南有村名北岸某姓始祖欲葬其父
地師爲示一地曰葬此子孫繁衍但初年
有損耳留一語爲驗曰半夜夫妻八百丁
葬後爲子娶婦合卺之夕賀客皆散新郎
已就寢定情矣迨半夜忽聞有款門者新
郎疑爲賀客復來恩試啓戶視之一虎突
人舉室驚救虎雖去而人則死矣踰年新
婦生一子此後子孫果繁衍云

犬子豺郎

某給諫子已娶婦爲諸生每遇歲試輒倩人代作學使者以其要人子必置前列及給諫假歸有所聞親送其子入試試後亦不許通賓客試題爲嫂溺不援六句公子於題則書豺狼爲才郎權也爲犬也於文則曳白無一字文宗初不知爲給諫子置之六等諫給怒痛責之妻慙而自縊文宗

倒于試畢始拜鄉先生及謁給諫語及所
書題云諸生中有如此不通者給諫云此
卽不肖子也文宗蹣蹣不安隨一揖別去
改置一等次日有人榜諫給門曰權門生
犬子烈女嫁豺郎又號公子爲六一居士
七字勾勾左

順治中歙邑一令初不識字及判示日其
日爲十七胥教以十字判畢胥復教以七

字如十字狀而曲其下復鈎向上令灣向
左其形爲十習志云誤向左矣令審視良
久忽反張其示云如此懸之市則七正矣
蓋令止知十正而爲七而不知通幅墨字
之皆反也其遺笑一邑如此

小兒傷臂

白門幼科胡道五爲巨室醫歲餘小兒其
証非外感又非內傷惟啼哭不止胡乃密

詢乳媪之夫曰汝爲我密詢汝婦兒是何
病設有他故我斷不以聞於主人也其夫
云乃吾婦酣睡時壓損其臂骨耳胡曰果
爾吾當偕外科往遂密與外科計詭云此
病某有秘方須以藥敷臂上再以煎劑飲
之自愈主人如其言兒臂痛漸減不數日
而愈乃厚酬之此等乳媪殊可痛恨而醫
家亦不可不知此等作用也

總是一家

歙邑令某檄拘洪姓者其人逃匿令拘其族之富人富人至云某未犯法不審何以見拘令云某人有罪彼旣在逃自應坐汝富人云某與伊並非服屬風馬牛不相及也令怒云汝與伊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富人云若然某叔父忝居相國幸推烏屋之愛見宥何如令云汝叔爲誰曰內院洪承

疇是也令云內院閩人與汝何涉富人云
五百年前亦是一家也終無以加而出之

鹽塲土豪

鹽塲土豪某室有別業三楹堦前掘一深
池中積水外繚以垣凡負債者縛置池中
名曰水牢後有一人自水牢中得釋首于
官官初蒞任批准勘一胥素與豪厚以告
豪豪謂胥能緩數日吾事濟矣胥曰可于

是立召巧者繪者髹者斲者裝潢者各厚
其值煥然一新上懸名人畫柱皆有聯堂
中雜置凡案交床池蓄金魚凡器玩盆花
畢備外局以鑰及官來勘豪力辯並無水
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爲不得已狀始啓
戶訴云某慮彼他往則債不復償因拉入
書室坐數日耳非水牢也官入室所見殊
精雅水中金魚悠然自得乃大怒首者云

汝負彼債反誣以罪吾暑中荒蕪湫隘苟
得日坐此處其樂實甚汝反以爲囹圄乎
遂直土豪而責首者噫豪計亦狡矣

汪司馬輿人

汪南溟司馬有輿人名四三一曰懇司馬
命以字南溟字之曰目川公子云柰何爲
輿人命字乎南溟笑曰偶然擡起便是目
川若放倒則仍是四三耳

平嶺

許文穆公國爲諸生時赴鄉試過新嶺貧不能乘輿語其擔行囊者曰吾他日苟富貴當平此嶺也後登甲榜歸里則乘輿過嶺而擔行囊者復值向日舊人謂公曰公曩云富貴後爲平此嶺今當云何公曰我之嶺已平矣汝輩各自平汝之嶺可耳此言雖戲實具至理

燭淚汚頂

有士人鄉試後將揭曉則夢人以燭淚澆其首醒後喜甚以爲必捷及榜發落第甚恚後數科夢皆如是因於揭曉之夕不復睡不意其僕忽大叫詢之則夢人以燭淚汚主人頂也士人益怒謂必無可望及黎明報人擁至喜出望外日中往視其榜則姓名上有燭淚蓋填榜時吏所汚也

縫婢陰

亳州一士狎其婢婦妬甚搗蒜納婢陰中
而以繩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爲之不
平羣訟于官官大怒檄拘妬婦並喚革工
數人攜錐繩諸物欲縫妬婦陰士懼爲門
戶辱竭力求免官曰今城樓且壞果能重
爲建造庶可免耳士罄家所有始能竣役
至今土人卽以此事名其城樓云○順治

中毘陵某宦偶狎一乳媪夫人知之竟以
錐鑽其陰而鎖之棄其鑰匙于井乳媪叫
號欲死人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捺開之
至今常州人稱鎖陰奶奶云

僕號墨文

程木文有僕號墨文木文責之曰我號木
文爾柰何亦號墨文僕曰音同字不同相
公乃木頭之木小人是文墨之墨也

俱憶
聞錄

人生各異

呂覽云伊尹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亦生于空桑空桑地名非樹也乃亦有生於樹者隋王德祖家有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撤其皮遂見一孩因收養之長名梵志又元畏元兒之地有和林山有神光降于樹人卽其所候之樹生癭若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癭裂

得嬰兒五士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
罕旣壯遂君長其地述異記云魏時王子
无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庭中長六七
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爲風所飄則人有
從風雨生者矣寧國論云蜀本無獠徒爲
德陽山谷洞中壤壤而出長而自爲夫婦
種類益多則人有從土生者矣後漢書夜
郎剖竹而生哀牢觸木而感則人有從竹

木生者矣內典載樹提伽生于火中則人有從火生者矣又竟陵僧于水邊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因筮得姓名陸羽則人有從水生者矣諸兒之生可謂水源木本

鳥翼矣兒

稷之矣也鳥覆翼之子文之矣也虎乳之齊頃公之矣也狸乳而鸚覆之皆見於經傳東觀紀漢肅宗敬隱天后以王莽末年

生遭時倉卒母矣之南山下降冬寒冷再宿不死外家出過道聞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之沙石滿口鼻猶能喘息心怪之以爲神靈持歸養之年十三乃以歸宋氏後爲肅宗后天都載褒離國王侍婢有娠產子捐猪圈中猪以氣噓之徙置馬櫪中馬復噓之得不死後爲扶餘國王王準之后稷未盡誣也

卧冰得魚

晉書王祥孝母卧冰而雙鯉躍出王延爲
母欲魚叩冰而哭一魚躍出說諸載楚僚
卧冰而童子送鯉查道泣禱河神而冰開
得鱖元史載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禱天
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
上半年皆得魚以愈親疾又焦革冬月得
瓜以愈父疾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是

皆孝思所感動植之物得以非時應之若
北史所載慕容熙因苻后病季冬思凍魚
膾仲冬思生地黃切責有司必欲致之至
加大辟而終不得益信南面之尊不敵孝
感之神也○王祥卧冰處在沂水至今冰
凍不合卧冰事人但知王祥不知又有王
延楚僚諸人故拈出之

割股療疾

開元中明州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
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以博孝名乃
亦有爲子刳股者宋史呼延贊有膽勇鷙
悍輕率嘗言願死于敵徧文其體爲赤心
殺賊字至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
字日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嚴冬
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耐寒勁健其子病
贊刳股爲羹療之○異苑載京房以漢時

棄市其屍至義熙中猶完具不朽僵屍人
肉堪爲藥餌軍士分割殆盡

○大黃療時疾

療時疾者服大黃良宋史載陳宜中夢神
人語曰天災流行人多死於疫癘惟服大
黃得生宜中遍以示人時果疫因食大黃
得生者甚衆此見上帝好生卽有必行之
天災未嘗不開人以生路也

封木石鳥獸

秦始皇封松爲五大夫唐武后封柏爲五
品大夫錢瑒封臨安大木爲衣錦將軍明
高皇封柿爲凌霜侯陳後主封石爲三品
宋欽宗亦封石爲盤固侯衛懿公鶴乘軒
晉惠帝蝦蟆墓得廩北齊幼主鷄鷹食縣幹
犬馬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之
封隋煬帝以鷗字乃二品鳥封爲碧海會

人唐太宗封白鶻爲將軍系宗封白驢爲將軍昭宗封猴爲供奉以朝廷爵祿濫及無知之木石鳥獸豈非祖龍之作俑哉

放龜

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寶之武昌軍人及軍人之墮江也覺如立石上卽所放白龜浮而送之竟得登岸晉書孔愉放龜後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三顧及其卒也龜復

銜木植愉墓今號龜銜樹溪名龜溪橋名
龜回橋一念好生感及鱗介○梁書王瑩
工鑄印六鑄
不實補而用之居職
為四靈之一宜其靈異若此
熱增上塑像

十六國春秋魯國有齊倣數萬燕銜
培城史記漢臨江閔王榮葬于藍田數

萬燕銜土置據漢書王莽開哀帝母丁姬
隧數千燕銜土投窟梁昭明太子梓宮有
琉璃盃紫玉杯後更葬爲閹人所竊有燕
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帝聞驚異詔納
壙中復有數萬燕雀銜泥增塚墳側有湖
因名燕雀湖○宋元嘉中靈鷲寺群燕其
銜繡像委之堂內蕭道成於寺造白塔齊
雲巖太素宮百鳥銜泥塑成真武像

雨係官銜

唐語林顏魯公爲河西隴右監察御史時
五原旱魯公爲決冤獄數事天乃大雨人
謂之御史雨宋史趙鼎爲相延汪應辰之
館塾紹興五年應辰舉進士第一歲旱鼎
命應辰禱雨卽應人謂之相公雨鼎曰不
然乃狀元雨也又豐城王仲衡守建昌軍
值大旱入境大雨如注郡人喜曰刺史雨

休寧凌唐佐知夏津縣決河北疑獄時亢
旱及唐佐歸雨隨至人號爲縣令雨元王
伯勝爲遼陽行省平章事歲大旱伯勝齋
戒以禱卽雨人謂之平章雨至順中宇文
公諒爲餘姚同知夏久不雨禱卽應民頌
爲別駕雨陳春爲嘉興路推官因販私鹽
事釋被誣者數百人先是久不雨至是大
雨人稱陳公雨順治中秦世禎爲江寧監

察御史時久不雨世禎行部至太倉決冤
獄數事卽雨人亦稱御史雨蓋人事可以
挽天心卽天功可以爲人力以視南史所
載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
地大旱人號爲旱母者其人事可知矣

聖火聖水

南史齊世祖時有沙門從北齊火而至色
赤於常云可療疾人取之者多得其驗謂

之聖火唐書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有聖
水出飲者疾輒愈有方之人率十戶僦一
人往汲而水斗三十于取者益他汲轉鬻
于道裴度判狀令所在禁塞李德裕亦嚴
勒津邏捕絕之且言者吳有聖水宋齊有
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
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失先輩豈不欲
濟人誠杜其煽惑之原也

存孤封爵

程嬰公孫杵臼二塚在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至宋元豐中因議郎吳處厚上書始建廟加封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以時致祭處厚言之是矣第因屢失皇子而恐其爲厲則大可笑也夫嬰與杵臼生前存趙孤以全忠義豈死後剪他人裔以求血食耶○天禧中封東方朔爲智辨侯

豫讓施全

豫讓刺襄子于汾橋下馬驚而見執顧襄
子猶從容待之嘉其義而從擊衣之請使
讓得行其意可謂殺之之中又有禮焉施
全之刺秦檜亦邀子望仙橋下柱斷而被
擒斬于市衆中有一人曰此不了事漢不
斬何爲而避暑漫抄等書乃列全於檜之
十客中不亦寬哉或云另有一施全

立橋除道

南史會稽郭原平吳郡范元琰俱寡至行
家貧以園蔬爲業園外有溝見盜筭者苦
於涉水乃採置籬外各伐木爲橋以度之
又桑虞見盜瓜者因園中多荆棘恐傷盜
衣輒除道通之此皆盛德事但立橋除道
不亦過乎昔宋羅可見人竊其園蔬乃伏
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只如此足矣

柳敬亭

泰興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先生爲之立傳順治初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飯畢欲窮治膳夫進寶殘忍酷虐教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進寶既失其矢遂已其事柳之宅心仁厚爲人排難解紛率類如此

狄梁公善針

狄梁公性嫻醫尤妙針術應制入關時華
州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
鼻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兩眼爲贅所
繩目睛翻白楚甚垂絕揭巨牌求療之者
許酬絹千疋公一見惻然曰吾能治之卽
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知針氣已達
病處遽抽針贅應手落日睛如初富室感

謝致所酬縑公笑曰吾急病行志耳

謂急人之

病出左傳不顧而去昔人云不爲良相則爲良

醫蓋濟世之術均也如梁公者豈非良相

良醫兼長而並收其效者歟彼其返周爲

唐卽起死迴生伎倆當從容燕對無不以

子母恩情爲言尤屬頂門一針內經云上

醫上國梁公有焉後世猶以事女主爲公

咎而公急病行志之心晦矣

蘇石異飲

蘇子美石曼卿輩飲名有五曰鬼飲了飲
囚飲驚飲巢飲崔名飲鬼飲者夜不難燭了
飲者挽歌哭泣而飲囚飲者露頂圍坐驚
飲者以藁自束引首出飲飲復就束巢飲
者飲於木杪海虞陳錫予先生戲益之有
六曰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牛飲狗飲號飲
者阮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是也偷飲者

畢卓盜樽是也跪飲者劉伶跪祝引酒是也柳飲者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互括其頸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者商辛爲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是也狗飲者胡母輔之輩閉戶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飲名雖新不若文字飲醉紅裙知己相聚斗筲之器成千鍾之爲酣適也

正直爲神

廣聞錄萬曆四年山陰諸生某暴死其胷
與手猶熱家人不忍斂淹至月餘始甦身
畔有大鏹五十金爲所攜來人問之曰我
死適冥司值親識某駭曰汝何以至此然
某聞王正爲其子延師當爲君緩頰進之
果廷主西席諸子皆羅拜北向受業起居
經史皆與世同而亦爲師別具殽饌如世

間食玉則衣冕甚尊嚴因謂生曰汝欲見五閻王乎乃貴鄉王陽明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爲主客禮歡然道故曰此冥司不宜久居命掌判官覈生祿命判官報生尙有十年陽壽先生卽命語其主王送生還陽主王從之贈冥錢楮幣甚渥先生曰不可宜用世間鏹卽所攜五十金也乃知正直爲神韓擒虎蔡襄之爲閻王非誣也

慢神致禍

說儲載江吳某偶以文木鏤神像二軀一爲土神一日土神見夢於吳曰吾位卑不當與某神並殊不相安君盍徙我于他氏吳如其言後他氏鳩數人結土地社出土神禮而祀之一少年曰何物木偶靈何從生而能發吳君夢耶揮箠擊之少年居恒禮大士是夕歸夢大士謂曰汝昨何慢土

神土神檄汝罪凡十三所定不汝貸矣少年叩首乞哀大士曰我不能救汝死但令汝生而貴秦中某氏世勲系也且誕兒亟往就之可不失腰金矣然必須戒家人勿哭少年死家人不能如戒因復醒曰坐汝輩哭故失我世勲矣憐幸大士許我以後圖乃瞑據此則神固無可慢者故曰敬鬼神而遠之

沈家怪異

廣聞錄萬曆甲寅七月閭門外下塘冶坊
沈廷華家初有三足蟾蜍一隻頭三角角
紅如丹瑚緣牆行走俄墻下地裂走出數
十人並長六七寸或老或少或好或醜或
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髮群眾
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家人晨
起忽見牆上幻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

水次日換青綠山水越日又換諸細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寫丹鳳朝陽一日見兩仙人坐樹下圍碁一日忽見衣錦嬰兒捉少婦衣裾而立觀者以爪觸傷婦頰血出如縷如是累月符咒多方不能治○說儲載嘉靖中瞿元立曾見一三足蟾蜍取貯缸中翌日視之遁去矣

佛像動泣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胡狀旬餘
頭悉縮入肩中梁武帝時舍身光嚴重雲
殿游仙化生震動三日普泰元年洛陽金
像生毛而廣陵被廢永熙二年平等寺浮
屠成孝武會萬人千寺石佛低舉其頭終
日孝昌二年平等寺金像有悲容兩目垂
淚遍體皆濕人號爲佛汗明年爾朱入洛
陽誅戮百官殆盡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

汧五月莊帝北狩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
泣如初十二月爾朱入洛莊帝崩晉陽宋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震動未幾交
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儼智高反竟
屠城去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迭前迭
却若俯而就人者火尋作夫像不過幻相
耳胡然而動胡然而涕其殆示人以知趨
避乎惜乎其不之悟也

止啼禳鬼

桓石虔趨捷絕倫威鎮敵人時有患瘡者
呼桓石虔來以怖之立愈劉胡面黝黑似
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卽止楊
大眼威振淮泗荆襄間童兒啼呼楊大眼
卽止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呼麻秋來立
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禳鬼
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療瘡者寫

其形貼於床壁宋劉錡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夏人畏之兒啼怖曰劉都護來立止遼史耶律休哥官拜千越饋官數敗宋師宋人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怖曰干越至矣小兒噤不發聲此諸人者呼名可以怖兒已病圖形可以禳鬼愈瘡當其臨敵決戰所向披靡又可想已

厄井

風俗通厄井在汜水縣東十五里漢高祖
與項羽戰敗于京索遁入胥井追者至見
井中有雙鳩飛出因得免殷芸小說滎陽
板渚津原上有厄井漢王避項羽處郡國
志厄井在滎陽漢高祖爲雍齒所追投匿
井中隨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
爲滎陽守立神蛛廟以祀之聖天子百靈
呵護信然○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

國朝文獻卷之三
三
絕糧處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
王字後釋子遂附會爲一字王佛○宋王
元之有厄臺銘

舞態

唐內史楊再思爲高麗舞國子祭酒祝欽
明爲八風舞工部尙書張錫爲談容娘舞
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
洽爲黃顰舞諸人舞態愈工醜態愈露

汾陽新建

魏志咸熙中郭淮以功封汾陽子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是有兩郭汾陽矣劉宋時王華以誅徐羨之功封新建侯明王陽明守仁以誅宸濠功封新建伯是有兩王新建矣陽明先生曾人亦名華同宋新建侯名尤爲巧合

附馬

搜神記秦閔王女聘曹大死墓在雍州城
西五里時有隴西士人辛道度者以游學
糧盡經暮前見一宅因詣門下求餐一青
衣延之入秦女遂與合焉信宿而去與金
枕一枚後度歸枕于市秦妃見而詢之得
其故遂封度爲駙馬都尉後之國婿蓋仍
其名○宋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遂指都
尉兄爲粉昆

楚齊三王異好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其臣皆三飯爲節
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而國有餓死人
尹文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
劉禹錫詩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
細腰多是楚三王皆好細腰也齊無鹽女
極醜而爲宣王后宿瘤女項有大瘤而爲
閔王后孤逐女狀醜三逐于鄉五逐于里

過時無所容而襄王與語悅之是齊三王
皆好醜女也何好尚之相懸如此

楊妃心經

真定大曆寺中多藏唐時宮人所書佛經
字俱工楷內有楊大真手寫心經一卷字
尤婉麗後題云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
李三郎書呼皇帝爲三郎此宮幃燕暱時
語乃直書于經卷貽譏後世大爲可笑

佛面刮金

如臯冒女九先生

夢齡

嗔語上元鄭允宜

號三山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德安太守權
關守郡素著清介晚歸白下值湛甘泉宗
伯毀淫祠三山領佛像刮面金以供橐貲
抑何前廉而後貪遂令佛面刮金成實事
也聞易簣時自毀其面孫嗣山垂老落魄
而貧徹骨有以夫○子友徐穀臣亦毀銅

佛三尊病中刮面刮腿宛轉叫號而死

部郎厚德

萬曆中一部郎娶妾揚州既登舟則非所擇取也媒氏懼伏罪請歸易之部郎以爲非體且貌雖遜麗於所擇面厚重過之因挈之赴任得子未幾擢憲副金章黃蓋過女父家詢曩所擇女則下嫁伍伯女聞其歸從簾內窺之遂自經死

鴨卵河鮰子

王元翰裨史彙編成化丁未松江隸卒馮
順盜庫署篆毛二守怒其累已捶笞枷示
屬總甲王五監之令致之死王以鴨卵實
生河鮰子與順食之竟無害後聞海鄉人
云河鮰同鴨卵食則不殺人信然

蜈蚣珠

萬曆中武進虞橋人憇其上多中惡死居

人苦之不知其故會數賈胡至語人曰此
有毒物踞其中吾當爲去之則以一大鐵
籠作機檻布以絲綿貯熟鷄於其中夕而
昇至橋下勅居人遠避無犯之賈胡伺之
頃則勢如風雨久而纏綿難脫天明啓視
檻中蟠一蜈蚣長數丈足皆纏縛而死矣
剖其首一明珠大徑寸其百足一足一珠
賈胡懷之而去自是虞橋之患乃息

牝牡珠

萬曆初巨璫馮保得一珠如大指下微有
凸狀保曰此牡珠也惜失其牝適人購之
不得吳中有淘沙者得一珠亦如大指而
下有凹形不知其爲牝也一賈胡見而以
數錢買之顧賈胡方窘甚復鬻于吳賈得
銀三金吳賈亦不知其爲牝珠也適遇購
者遂引入京以售于保得三千金吳人因

指其瑕曰珠誠佳而有微罅保笑曰此牝珠也乃以白玉盤捧牡珠出共置其中則轉而相就遂如牝牡交久而生一珠乃稱無價保敗沒入比三殿災而失所在矣

格

獸有名格者形似猩猩而自知吉凶人有意害之則去不來否則可擾而狎也是何格智而猩猩愚耶蓋猩猩耽于所嗜人因

得而制之夫惟無嗜者人莫制焉愚意格物之格或本乎此

壓油

蓋州有蟲名壓油形肖水鳧每暮春時從水中出自呼其名人因採取以重物壓之油津津出油罄皮僅存焉投之水中復生蓋亦一種業報內典所謂壓油殃者是也

葫蘆棗

夷堅志光州七里外村媪家植棗二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媪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道人摘食十餘枚媪延道人坐烹茶供之臨去道人將所佩一葫蘆繫於木杪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尙有此種人懷核植於他處則不然

詩蛆詩牛

王丹麓墻東雜抄龔合肥以總憲守制家居時士人投詩日以什伯計閹者往往應接不暇一日有士投詩閹者受置几上士促之閹者擲其詩叱曰去去汝這詩蛆也來獻詩士大慚拾詩掩面走一時傳以爲笑又鹽官有崔某者業負販能詩頗多佳句然其人蠢上焉如牛人謂其爲牛則沒

其爲詩如稱其詩則又不似其爲人因戲
稱爲詩牛人皆曰善詩蛆詩牛名目甚新

籤訣

今人輒呼醜詩爲籤訣不知古人多有以
詩占者西山十二真君詩語多訓戒後人
取爲籤以占吉凶極驗又射洪陸使君廟
以杜少陵詩爲籤亦驗今陳烈帝籤訣乃
是絕妙古詩蓋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多寓

意風規故言皆足爲著察如彼嘲風雪弄
花草者直是構無用爲用耳於占驗奚當

三十六宮

唐徐凝詩三十六宮秋夜長景物淒涼之
極唐蘇郁詩三十六宮愁幾許人情抑鬱
之極唐許渾詩三十六宮聞玉簫群心跂
慕之極宋邵堯夫詩三十六宮都是春天
真爛熳之極

洗字去硃法

洗字法用西瓜一箇約重三觔半熟者蒂
邊開一孔入官礪砂三錢五分砒三錢五
分礪四錢其爲細末入瓜孔內懸一七日
霜自出以翎毛掃下又一七收取用時牛
將清水濕字以藥蘸上待乾用翎掃淨紙
白如新去硃法用黃瓜一條蒂邊開一孔
入官礪砂一兩依前法取霜用之